

《唯識三十頌》 第三十三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分類方法怎樣？第一、就它的價值來講，分為甚麼？「有漏種子」、「無漏種子」；「漏」就是「煩惱」的別名。與「煩惱」相結合而無力量消滅「煩惱」的，這一類種子就叫做「有漏種子」。有力量消滅「煩惱」的、不與「煩惱」並存的，這類「種子」就叫做「無漏種子」。如果有「有漏」，如果「有漏種子」令我們「輪迴三有」，「無漏種子」就能夠令我們超凡入聖，兩類「種子」。

第二種分類，就分做甚麼？再講一下，「有漏種子」又分三類：第一類、「有漏」的「善種子」。記住，「無漏種子」就一定是「善」，「有漏種子」之中有些是「善」，就叫做「有漏善」。即雖「善」而與「煩惱」相結合的。例如：你念佛，想生「極樂世界」，你說：貪那裏「過癮」，如果你這樣想，雖然都是「善」，是嗎？但是「有漏」，有個「貪」起了。又例如你捐一億元出來建立一間安老院，或者辦一間醫院，很「善」了，但我的目的就是政府、英女王送一個爵士給我，所以才捐的。你就雖「善」而與「煩惱」相結合，就都是叫做「有漏善」了，如此類推。

「有漏種子」之中有些是「善」的，有些是「惡」的，就不用說了，不「善」的、「惡」的，有些是「無記」的，既不是「善」，亦不是「惡」。而

「無記」的「種子」又分兩類，一類是「有覆無記」，「覆」者，障礙。它會障礙我們的「無漏法」，令它不能生起的，雖然本身不是「善」；不是「惡」，但它是具有「障礙性」的，叫做「有覆無記」。

第二種就是「無覆無記」，它本身「無記」，但它亦不會障礙那些「無漏」、「無漏法」的現起的，叫做「無覆無記」。例如，我們的八個「識」之中，「前五識」的本質無所謂「善」、「惡」，但是與「前五識」一齊起的，必定就有個「意識」。如果那個「意識」是「善」，就影響到「前五識」都「善」，被動性的。

如果你的「意識」是「惡」的，就影響到你的「前五識」都是「惡」。如果「意識」是「無記」的，與它一齊起的「意識」是「無記」的，會影響到「前五識」都是「無記」，「前五識」是被動的。

「第六意識」的「善」、「惡」是主動的，「第六意識」有「善」的、有「惡」的、有「無記」的，它最強烈的。你們記著，每一個「識」都可以有作「業」，但是真正受「果報」的「業」，「第六意識」為主的。「第六意識」為主的。因為這個「審慮思」、「決定思」、「發動思」，這三個「思」，都是「第六意識」與「第六意識」相應的那個「思心所」來的。講完這個「種子」就休息一會。「種子」，「有漏種子」有「善」、有「惡」、有「無

記」。而「無記」就有「有覆無記」和「無覆無記」。即是「前六識」就有「善」，有「惡」了。

「第七末那識」呢？它只是執「我」而已，它沒有害人，是嗎？「無記」了，「無記」的。但是它有，它有四個「煩惱」跟著它，一個「我癡」、一個「我見」、一個「我慢」，一個「我愛」。所以它令到我們(有障礙)；有這個這樣的「第七識」，它(會)障礙我們入「聖道」的，它雖然是「無記」，但它障礙「無漏法」的現行的。何解呢，因為「第七識」有一點「煩惱」，有「我癡」、「我見」等的這四個煩惱起，就變成(是)「染污性」了，不是「清淨性」的了，「染污性」的時候，你知道嗎？「第七識」是「第六識」的「根」來的，(那)個「根」，「染污」就影響到由(那)個「根」所發出來的「識」，都是「染污」的。

狗口始終是生狗牙，是嗎？狗口不會生龍牙的嘛。所以，「第七識」帶有「染污性」，雖然是「無記」的，但它帶有「染污性」，就影響了「第六意識」，「第六意識」就影響「前五識」。所以(那)個「第七識」(如果)我們不改變，我們是無辦法「超凡入聖」的。所以一定要把「第七識」，將它來改造，將它來改造。如何可以改呢？將來講修行那裏我再講。種子就三類了。不是，就價值來說有甚麼？「有漏」、「無漏」，是嗎？「有漏」又分很多種，另外，就這個「種子」的來源，由「種子」的來源來到分類，就分做甚麼？本有

「種子」與新熏的「種子」，新鮮熏入去的。

「本有種子」，即是說無始以來，我們不能夠，這個宇宙與人生的起點我們不能夠追尋得到的，所以叫做「無始」。無始以來本來就存有的那些「種子」，不論它是「有漏」或「無漏」，總之只要它本來存有的，那些叫做「本有種子」。有了「本有種子」，我們遇上了緣，那些「本有種子」就會起作用了，一起了作用之後，又「熏」回那些新的「種子」進去，那些叫做「新熏種子」。

我們呢，我們這些未入聖位的眾生，無始以來，縱使我們有「無漏種子」都好，我們到現在為止，我們未曾出現過，何解呢？因為我們的「第八識」本身就是「有漏」的，「有漏」的，「無覆無記」的，而那些「種子」，所謂「種子」，就藏在那個「第八識」裏面，被那個「第八識」的勢力遮蓋著，即是說，被那個「有漏」的勢力遮蓋著，所以「無漏種子」無始以來到現在，雖然有都不能現行。除非我們經過相當修養，阻壓住那些「有漏種子」，引發那些「無漏種子」起，否則它不會起的。

這樣，當我們，怎樣起呢？答案是這樣，如果你是有「無漏種子」的話，你遇著，遇到那些「緣」，機緣，這個機緣主要就是甚麼？你的良師益友，那些佛，菩薩，遇到那些良師益友，聽聞那些「法界等流」的正法，即是所謂

「佛法」，如果你的「第八識」內有「無漏種子」的，你聽聞正法的時候，你會歡喜的。而且佛家有一個，有幾個標準，來到勘察那些人是有、那些眾生是有「無漏種子」的。

很容易勘察得到，沒甚麼，你有慈悲心的人就是有「無漏種子」的了。你見過沒有？你有沒有見過一點慈悲心都沒有的人？我看恐怕很少，我都未見過，不知你們見過沒有？這樣之類。只要你有「無漏種子」，受「無漏種子」的影響，你其他的好的「種子」都會很容易現起的。這樣，當你聽到這個「法界等流」的正法之後，你就會高興，會接受。你接受的時候，你就會去修行，會去發心；如果你是有成佛的強烈的「無漏種子」呢，你就發「大菩提心」，決定我要得到佛的最高智慧，那時就「發心」。如果少呢，你就發「聲聞」、「獨覺」的心，這個人間都是苦，世間都是苦，我求出離，都是「發心」。

這樣，發心之後就修行，「戒」、「定」、「慧」，這樣漸漸地以「戒」、「定」、「慧」的力，壓伏那些強的「有漏種子」，減輕它的勢力，「有漏」的勢力輕了，就(令到)「無漏」的勢力在「第八識」裏面醞釀，如果你能夠真真正正「持戒」、「修定」修得好的時候，你的那個「有漏種子」會有一段時間被你壓著，壓著，尤其是在定中的時候，「無漏種子」就會爆發，爆發。

第一次爆發的時候，你就叫做「見道」。「見道」之後你繼續、繼續修行。如果是「大乘」就經「十地」，就一定成佛。

如果你是「小乘」的，你「見道」的時候，就叫做「預流果」；由「預流果」再進一步叫做「一來果」；再進一步叫做「不還果」；然後得「阿羅漢果」，入涅槃。這樣，當你「無漏種子」一出現再「熏」回去的，那些叫甚麼？「新熏」的「無漏種子」了，我們將「新熏」的「無漏種子」，「本有」的未起(就)儘量引它起，「新熏」的起了(就)儘量栽培它，這樣你就成佛了。它的理論就是這樣。這樣，前天有人問我，這樣豈不一切都是命定啦？是嗎？

何解他會信佛？因為他有「無漏種子」，還不是「命定」？是嗎？何解他又會聽見「法界等流正法」又會發心、又會修行呢？都是命定了！如果是一切「命定」，一定成，如果他是成佛的就一定成(佛)；他不用修行他將來終將都成(佛)；如果他不能成(佛)就算「修」都不成(佛)了！一切都定了，那些「種子」也已經排好了，是嗎？對不對？你說他不對，你也要講出他不對的理由才行，不是說「不對」就算的，照道理就是(對的)，是嗎？但是他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我講給你聽，一切都命定，我就這樣說，絕對命定，怎樣絕對命定？這樣你又學佛？我說：你知道嗎？我說：絕對「命定」，是「命定」到有「眼識」會看東西，命定，命定「耳識」會聽得到東西，又是「命定」，命定我今日見到你，又與你聊天，又是「命定」，還有「命定」，命定我們有智慧，又

是「命定」，命定我有些智慧是「惡」的，隨波逐流的智慧，(有)會去打劫的那些智慧，又是「命定」，命定有了智慧，令我們又一路上進的，又是「命定」，還有，我說：還有一種命定到我們的智慧之中，有些智慧一定不能打破我們的「命定」局面的了，但我又命定我們怎樣？命定我們有一種智慧能夠打破我們的「命定」的，可以嗎？命定我們有一種力量能夠打破「命定」的，可以嗎？

聽眾：得。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得。

羅公：命定嘛！

我可能有一個這樣的「命定」的，「命定」到我不能動的，又是「命定」？「命定」到我把不能動變成能動，都是「命定」的，絕對「命定」。只要我有這個打破「命定」的這個「命定」就可以了！

我說：你成天說命定，結果我就推翻「命定」了，是嗎？你說是嗎？

(他說：)你說這樣講會不會是虛渺？「虛渺」甚麼？你識不識辯證法？樣樣東西都是怎樣？矛盾的統一嘛！你說命定？「命定」甚麼？「命定」這個東西，「命定」這個東西有「命定」和「反命定」兩種的嘛！「命定」的勢力強時，

就「命定」了，好像你那樣了。不怕「命定」，「反命定」就好像我那樣了！
是嗎？你知不知道？你懂不懂「辯證法」？

他說：又是！有些道理！對！有些(道理)。

我說：何止有些？要不是就有，要不是就沒有，你這樣「有一些」就不對。是
嗎？

我說：還有，一路肯定就一定產生否定嘛！命定、命定、命定，一路發展落去
就「反命定」了嘛！這些辯證法是這樣的嘛！你讀黑格爾，(Georg
Wilhelm Friedrich Hegel)或者你不要讀(他的)；讀一下毛主席的，辯證
法嘛！你說是嗎？反的嘛！

他說：又是！就是前兩天而已，你信不信？所以你執著。所以佛家說，你說樣
樣東西是「非命定」又是執著，你說樣樣東西都是「命定」都是執著。
是嗎？當你執著是「命定」的時候，就有一個「非命定」在那裏了，你
說我「命定」到有一種「非命定」行不行？樣樣都行嘛！是嗎？我們的
思想會一路昇，一路揚棄的嘛！辯證的，這樣前進的嘛！這樣，「種
子」是這樣。有一種是叫做「業種子」，再分類，把「種子」分成「業
種子」和「名言種子」，這個講了沒有？講完了是嗎？

聽眾：是。

羅公：好了，先休息一陣。

「異熟」、「一切種」已經講了，是嗎？這樣，「一切種子」是「阿賴耶」、「第八識」的「因相」了，是嗎？「第八識」有「三相」；就它的「自相」來說，就叫做「阿賴耶識」；因為它「含藏一切種子」。它的「因」，就它的「果相」來說，叫它做「異熟識」，就它的「因相」來說，叫它做「一切種子識」。好了，這樣，下面就講它的「所緣境」和「行相」了，講這個「第八識」的「所緣」的「境」，八個「識」都有八個「識」的「所緣」的「境」的。是嗎？它的「所緣境」，所「緣」的「境」，「境」即 **Object**，它所「緣」，「緣」就是「認識」，它所「認識」的 **Object** 是那些？「行相」是活動的情形，它的活動的情形是怎樣？即是那個「行相」。現在就講它了，它的「所緣」的「境」，與「行相」。在未講本文前我先講，「阿賴耶識」的「所緣境」有三，有這幾樣東西：

第一、「阿賴耶識」的「所緣」的「境」，就有這三種東西，講到這裏，我先講給大家聽：

「眼識」的「所緣境」就是顏色；

「耳識」的「所緣境」就是聲音；

「鼻識」的「所緣境」就是香、臭；

「舌識」的「所緣境」就是味道；

「身識」的「所緣境」就是所接觸到的那些軟、硬、輕、重、冷、熱等等；

「意識」的「所緣境」就甚麼都有了，「意識」的「所緣境」最闊了。

所有一切概念、一切觀念等等，都是「意識」的「所緣境」了。「第七末那識」的「所緣境」是「緣」甚麼呢？它成日攀緣著(那)個「阿賴耶識」的「見分」，把「阿賴耶識」的「見分」執著為自己，是嗎？執著它為「我」。這即是說「阿賴耶識」，不是！即是「末那識」的「所緣境」就是「我」，它所執的「我」，其實那個就不是「我」來的，它「執」它為「我」而已。那個是「第八阿賴耶識」的「見分」來的。好了，七個「識」都有「所緣境」，「第八識」應不應該有「所緣境」？你答我。無「所緣境」。何解這樣特別呢？前七個「識」是「識」，都有「所緣境」，「第八識」也是「識」，何解它不用「所緣境」？在邏輯上應該有「所緣境」。是不是？明白嗎？我們用科學的歸納方法：

阿甲是人，阿甲是會死的；

阿乙是人，阿乙又是會死的；

孔夫子是人，孔夫子亦會死的；

馬克斯是人，馬克斯亦會死的。

你是人，你應不應該會死？

聽眾：會死。

羅公：應該會死，是嗎？

歸納嘛，凡(是)人都會死的。「因明」就這樣。是嗎？「眼識」、「耳

識」、「鼻識」、「舌、身識」、「意識」、「末那識」，每個「識」都有它「所緣」的「境」，「末那識」也是「識」應該亦有「所緣」的「境」。邏輯上是這樣(推論)下來的。既然有了，「阿賴耶識」「緣」些甚麼？它認識些甚麼？「阿賴耶識」整日攀緣著的是三種東西做「所緣境」，第一、「一切種子」，被它「藏著」，「攝藏著一切種子」，攀緣著「一切種子」。

你會問：「眼識緣色」，「緣」字就認識那樣解，「眼識」確實會認識顏色的，「阿賴耶識」會「緣」一切「種子」，它難道會認識「一切種子」？不是。「眼識緣色」我們叫它做「見」，是嗎？「耳識緣色(聲)」不是叫「見」，是「聽」；明白嗎？「鼻識」，不對！「耳識緣聲音」叫做「聽」；「鼻識緣香臭」我們叫做「嗅」，是嗎？嗅一嗅它，「舌識緣味道」的時候，我們叫做「嚐」一下它，「嚐」；「身識」「緣」的那些境界；我們它叫做甚麼？叫做「觸」，是嗎？「意識緣一切事物」我們叫它做甚麼？叫它做「知」，是嗎？「第七識」「緣」的那個「我」叫做甚麼？叫做「執」那個「我」；「第八識」緣的「種子」叫甚麼？

聽眾：「藏」。

羅公：「攝藏」。是嗎？明白了？

攝藏著「一切種子」。就因為攝藏著「一切種子」，每人的「第八識」攝

藏著我們的「一切種子」。所以你做了多少功德，「熏」了多少好的、善的「業種子」，(都)與我無關，因為你的「種子」，你的「善種子」被你的「阿賴耶識」「攝」住，「吸攝」住，它不會飛了過來我處。同一樣道理，如果釋迦牟尼已經成了佛，有無量那樣多的善法，我們不用了，他替我們收起來了，他釋迦牟尼佛的「種子」走過來我們處，我們就不用這樣辛苦修行？就是因為那個「第八識」各「攝」著自己的「種子」。所以佛雖然慈悲，他的「善種子」都不能飛過去你處。好了，又是同一樣的道理，有些蠢的人，怎樣？那些蠢的老婆婆，她說(他)算命就算到兒子會短命，她怎樣？吃飯，每餐吃飯就要不吃飽，明明吃兩碗飯的她要減一碗，「減壽」給她的兒子，行不行？

聽眾：不行！

羅公：不行。因為她兒子長或短命，是他兒子攝持的那些「種子」，你雖然做媽媽都無可如何。佛對他有沒有辦法？都無可如何。佛不能度無緣的人，就是因為這樣。

你是有這麼多的「壞種子」，佛怎會幫你掃除那些壞種子？不行的。是嗎？你說，這樣講法，那些學密宗的人又說：你有「定業」，明明要落地獄或者怎樣了，那些壞的「定業」都可以唸唸有詞，修一修法，就可連「定業」都洗淨了。世界上那有這樣兒戲的事？是嗎？道理固然不合，同時亦不可能，理論上不可能，是嗎？你或者問：密宗很多經典都說得？得，這叫甚麼？佛經裏

面也有兩種講法，一種叫做「了義說」，一種叫做「密意說」，「密意說」就是「不了義」。

密宗所講的東西大部份是「不了義」。這樣不好嗎？又不是。「了義」、「不了義」不是好不好的問題，所以我們的頭腦要很清楚。你教兒子，你估你用「了義」教兒子，兒子會聽話，還是用「不了義」教兒子(他會)聽話？

聽眾：不了義。

羅公：一定是「不了義」教得聽(話)。是嗎？

你教兒子，你用心機讀書，將來你掙錢就多過李嘉誠了，李嘉誠都沒有你識得那樣多東西。這樣，兒子想，都不錯，這樣就肯。你如果講大篇道理，你讀書就明道理了，明道理，你做人又怎樣好。兒子就打瞌睡。是嗎？所以，用「不了義」的，「不了義」就怎樣？你讀書將來就怎樣好，怎樣好，你以為讀書一定好嗎？有多少人讀書讀死了？所以說那些是叫做「不了義」，那些人就興奮，「了義」他就沒有甚麼興趣。尤其是那些知識低些的人，智慧淺些的人，你給他講「了義」他會打瞌睡，講「不了義」他就眉飛色舞。是嗎？所以，好不好並不是甚麼，密宗所講的那些，都是大部份是「不了義」，「不了義」有甚麼好處？你信嘛！這樣你容易信嘛。你信，它慢慢來就搞定你，你明不明白？同時，你肯這樣信，你肯這樣念，你肯念，你肯念咒了，你不會作

惡，第一、是消極方面你不會作惡。第二方面，你學密宗不是只是念幾句「咒」那樣簡單嘛！

你要「修觀」的嘛，「修觀」的時候，老實說，我不是密宗法師我才這樣講，密宗的東西明明是將整套的婆羅門教的形式拿過來，然後把佛教的道理放了進裏面，即是著起婆羅門教的外衣，用佛教的內容，「修觀」的部份很緊要的嘛！你以為他的精神真的是叫做念幾句「咒」嗎？主要就「修觀」，譬如你學「東密」，主要你修甚麼？修「阿字觀」那一類，他叫你坐在那處修，修前面，觀想前面，一個月輪，一朵八葉蓮花托住一個月輪，你坐在那裏，叫你甚麼壞東西都不要想，想著那裏，這是甚麼？這就是「修止」嘛！是嗎？這就是「修止」了！再在那個月輪裏面整個「阿」字，金色的「阿」字在那裏，你又要想(那)個月輪，又要想(那)朵蓮花，是嗎？你還有沒有(時間)想其他事？沒有時間給你想雜念了。你成日數呼吸反而會動不動就有雜念，你想(那)個月輪，想(那)朵蓮花，沒有辦法起雜念。那個「阿字」又放光，那些光又照遍三千大千世界，你要這樣想。即是它控制到你的心無機會給你想別的雜東西。這樣慢慢、慢慢令你個心入(定)，你修止就會成功。

這樣你觀那個「阿」字就(是)「止」，跟著你要修觀「阿」字的意義，先觀字形，後觀字義，觀字義是甚麼？「阿」者，「一切法本來不生」那樣解。一切法何以不生呢？他要「觀」了，用龍樹的《中論》了，「已生(者)則不

生，未生(者)亦不生」，正在生的，「半生半未生」亦不生，所以一切法都無生。說有生有滅者都是幻相，一切法本來就是無生無滅。「觀」，這個不就是「修觀」？它即是用種種東西來引人入勝，進去那裏，其實主要就還是修「止觀」。

我都修過「東密」的「十八道」，我所見解的就是這樣而已。其實，如果你曉得這種道理，好好地「修觀」，所謂「十八道」，甚麼法，全部都是多餘的。但它也是一個很好的辦法，是很好，辦法就很好。不過你就，你就不要，你就不要，即是不要著重那些去搖鈴打鼓，結印、念咒，那些你不要注意，你至緊要注意「修觀」。

現在的那些人，變成了怎樣？又說念經，不是、念咒又可以求財甚麼都可以，可以是有一些可以，不是完全不行，你不用念經，你念《關帝經》都可以的，是嗎？不是一定要念「密宗」的經。念《關帝經》都好靈的，(一)個人精神集中就靈了。你看看鄉下，如果人人精神集中，鄉下有些老婆婆，那些女人，我是順德人，我們順德最多婆媽，那些婆媽，拿著一個籃子，一人一(隻)手，用手按住它，拿個東西架起它，大家念著那幾句東西，大家精神集中的時候，它會，她們說「請籃姑」，會請那尊神，其實，你說那個籃姑會走來，你請她來，你問她事，籃子會搖，搖多少次，它會動的，真的。沒有甚麼，是一種精神現象，那些潛意識的出現。兩種情形，一種你如果你時運低，你就有麻

煩，那些靈鬼走來播弄你。一種你如果精神旺的，那些靈鬼就不敢來播弄你，你那些潛意識就顯現。

大家的「阿賴耶識」裏面那些潛意識的「種子」在那裏共變，在那裏出現，就整出種種「蠱蠱惑惑」的東西。是就是知道的。前年，去年還是前年？銅鑼灣大坑那裏，居士林，你看到？你有去灌頂？是嗎？那些日本的大僧在那裏灌頂。很多人見到，成個居士林的頂(上)，天空上有整個七彩的聯在那裏，裏面一個月明在那裏。是嗎？你有去？

聽眾：八四年，是八四年，不是前年。

聽眾：八四年。

羅公：八四年？不是呀？是嗎？

聽眾：我那次見是八四年。

羅公：八四年？不是前年？今年是那一年？

聽眾：八四？八六年。

羅公：八六年差不多上下，不是八四(年)。

羅公：八六，八六年。你見？

聽眾：八六年，四月

羅公：不出奇，那些精神集中，會起這些作用的。

聽眾：何敏兒都見到。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何敏兒都見到。

羅公：何敏兒已經走了，已經走了。很多人見，這不出奇，這樣東西，我剛才正講甚麼？

聽眾：「了義說」、「密意說」。

羅公：是，「密意說」。所以呢，佛經不止這樣，「密宗」大概都是「密意說」。

如果你是密宗師父，聽到就很不高興了。但是，對著那些「上師」我都是這樣講。不是一定要「了義」才好，如果照《解深密經》的講法，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都是「密意說」來的，都不是「了義」的。好了，講回、講回這個。一切「種子」都被那個「阿賴耶識」藏著。「一切種子」不論「有漏種子」、「無漏種子」，都是被「阿賴耶識」所「緣」住的，不過有些不同，「有漏種子」就被「阿賴耶識」「緣」住它們，「無漏種子」雖然是在「阿賴耶識」裏面，但是我們說，與「有漏種子」不同，怎樣呢？凡每一個「識」都有「相分」、「見分」，是嗎？講過了。

「眼識」「緣著」那些顏色，顏色是「眼識」的「相分」，「耳識」「緣著」那些聲音，聲音是「耳識」的「相分」，「鼻識」聞到香、臭，香、臭是「鼻識」的「相分」，「舌識」嚐到鹹、酸、苦、辣，鹹、酸、苦、辣是「舌

識」的「相分」，「身識」攀緣到軟硬，輕重的那些東西，那些軟硬，輕重等等，是「身識」的「相分」，「意識」能夠「緣」一切法，「意識」所「緣」的一切法，就是「意識」的「相分」，「第七末那識」成日「緣著」那個「我」，那個「我」，是「第七末那識」的「相分」。

這個邏輯就這樣下來；「第八識」緣著「一切種子」，「一切種子」是不是「阿賴耶識」的「相分」？聽眾：是。羅公：所以「一切種子」是「阿賴耶識」的「相分」。好了，然則我們，假使我們是有「無漏種子」在，「無漏種子」能不能也叫做「阿賴耶識」的「相分」呢？

你歡喜叫都無問題，但是不叫就好些。何解？「阿賴耶識」本身就是「有漏」的，「阿賴耶識」並不是一件好的東西。我們要對付到「阿賴耶識」然後才可成佛，「阿賴耶識」是「有漏」的，「無漏種子」怎會是「有漏」的「阿賴耶識」的相分？(這)個「相分」是(那)個「識」的一部份來的，如果「無漏種子」是那個「有漏」的「識」的一部份，如何講得通呢？所以「無漏種子」一定不是「阿賴耶識」的相分。明不明白？然則「無漏種子」在那裏？仍然是藏在「阿賴耶識」裏面。這怎樣講得通？講得通，寄存在那裏。它不是「阿賴耶識」的「相分」，是寄存在(這)個「阿賴耶識」之上，是寄存在「阿賴耶識」的「識體」上面。

寄存。怎樣寄存呢？很簡單，我沒有夾萬(保險櫃)，你有一個夾萬(保險櫃)，你那些全部是港幣來的，我的是馬克來的，我寄存在你的夾萬(保險櫃)處不行嗎？你有很多金銀珠寶、鑽石，你怕，你沒有地方存，你拿去銀行的保險箱處寄存，可以嗎？可以嘛！事物上也可以寄存的嘛！「無漏種子」不可以寄存在(那)個「有漏」的「識」處嗎？是嗎？

-完-